



Hǒng窘逐的呂伯鐵

【一】

「倚thîng~~thîng！」

口令的音聲恰山壁相從，佇下晡滲雨屑仔的小坪頂直直出運聲，倚做規排的兵仔迷彩戰服kō甲變做塗色，堅疔的血佇面裡恰衫裡是一搭一搭的烏透紅，黃塗攪雨水的路糊仔糜裡是規排的死體，另外彼引頭，有幾若十个倒佇軟床仔（擔架）的傷兵，有跛無手，有鼻子無目矙，總是毋敢哼出大聲。

大戰了後，拄共戰場整理好勢的部隊，雖罔猶無法度卸離真真假假彼殘忍的畫面，毋過戰贏的歡喜，猶原寫做英威驕kiah的表情，無料講喝口令的師長無ti無tang面色反白，英雄轉青，自按呢un落去塗跛。

「Cut！」

巴導旺聲喝停，手小拚爾爾，醫護組就親像尻川鬥火箭，liòng去到Carry-on的面頭前。

「副導，這上尾一景是無？」巴導越頭問。

「Hennh，別場攏khán-jió起來矣，若順序，凡勢後禮拜就會當送去剪。」

巴導tìm頭，向當咧無閒檢查的醫護組喊喝，「錢的，送伊去病院予先生看一下！今仔日先拍到遮，收工！」

巴導今仔日有起懷疑，毋才駛車的錢的掠外，箱仔車內底閣有兩個人懸漢大的跛仔坐佇我的兩引，袂輸賊頭咧解送犯人咧，彼籬巴權是喙講毋驚我走爾爾，其實有時仔嘛是會煩惱我tsuann仔旋(suan)去，是伊放心的時間較濟，無者，活咧恰坐監毋就無啥無全。

車對崙仔落來，自大業路peh起去洲美快速路，無佻久就入去佇市內，下班時間猶未到，環河路車無濟，錢的油門煞嘛毋敢傷催，因為警報器不時嘛用捲舌的女聲咧嚇嚇(hánn-heh)：「前方有測速照相，限速，六十公里。」彼个聲聽起來若親像唐三藏唸束籬咒，彼咒毋但kat定車速，閣誠實若有鐵線籬踎我的頭殼碗，那催那經(ân)，見若聽一擺，就對鬢邊痛來到前khok，一擺比一擺閣較厲害，這疼掛眩(hîn)的症頭，拍算醫生會親像進前共款捐無起致，極加是吊大筒觀察，等人較精英淡薄仔，我嘛是著轉去搬戲。

是啦，是戲，敢會當莫閣搬戲？

台北車頭的對面，規大張的廣告共大樓埃欲三分一：「使暗烏四億台票大製作，五國專業大合作，Carry-on主演年度大片，敬請期待！」

廣告布的頂懸彼个穿軍常裝的人是我敢毋是？看起來真有元氣，目矙射出光mê，無事無白予我起交懍恂，這世間呔會有家己監視家己的道理？過無一个block的半樓尾頂有鬥

一塊LED螢幕，猶閣是Carry-on咧接受訪問的新聞，我當然猶會記得訪問的內容，彼主題是偶像男星Carry-on的戰爭片處女作，「彼个我」的喙脣皮撓(ngiauh)咧撓咧，在水是咧暗唸宣傳替「伊」準備的資料，lok-koh-sok-koh的舖面話，我定著是下佇頭殼的DRAM內底，獨獨有受訪彼幾點鐘開機的記持爾爾，今(tann)關機了後，早就洗甲清清氣氣，比點外鐘進前小坪頂所流的血閣較虛假，閣較予人想欲吐。

我閣看對車外，人行道挨挨陣陣，人聲喊喝，有西裝擊紮揸一跨(kha)kha-bang、予無形的牛摔仔摔甲頭lê-lê行緊緊的業務員，有翁牽查某困做前，某牽後生做後，翁仔某隨人戴一頂袂哭袂笑、硬tshiâng硬鑿的小鬼仔殼，規路講無半句話、袂輸生份人的一家伙仔，我較怨妒彼陣穿著五花十色、毋捌頭天、那走那耍那笑的少年家，是講，橫直這通世間明明是有啥貨咧主裁咧制壓，我隔一沿車窗玻璃，車內靜tshiauh靜tshiauh，心情sàm淡，有感覺一種揣著旅伴，無遐孤單、小可空虛的安搭。

【二】

無腫領的啦！我揀餐車入去總統套房的時，並無代先探聽ing暗蹠遐的人客是啥人，伊開門了後，兩個人無意無意相相，對心裡浮出來的名是Carry-on，現此時台灣佔頭名的男明星，無腫領的啦！彼七个羅馬字連鞭霧去溶去，親像包杏仁的tsi-ku-lát(chocolate)拄燒炭開，「阿鐵仔！」我雄雄nauh出聲，伊原底暗淡的目調嘛綴咧光起來。

伊捌是我上mat-tsih的朋友，無腫領的啦！阮讀國中的時，精差無逐暗mooh咧睏爾爾，個兜就蹠佇阮厝隔壁巷仔，逐早起阮做伙行路去學仔，放學做伙行轉來，欲去貓仔間奕(i)電動，欲去佗位做偵探看心適，阮定著約咧做伙去，暗時仔功課是固定約佇阮兜寫，都阮厝較大間，有通好予我一間書房，阿鐵個厝裡散，個阿爸因為肺病真傷重，無法度出去作穡無打緊，閣不時著行病院，干焦靠阿姆做散工咧維持；彼个半暝個暗靜搬走了後，聽人講就是親情朋友借無路來矣，去共放五虎利的借，利絞利絞一粒山出來，愈措愈毋是勢面，侵身活欲予若(teh)死，無奈何規家走債搬去後山毋知佗位，厝邊隔壁、學校同學，個無揣甲一人相辭，干焦驚代誌走風走袂離，去予遐的蜈蚣鬼血軟焦閣抽骨髓變人脯，永遠無通反身。

彼當陣有影艱苦liooh，無腫領的啦，較慘去予查某困仔放揀，你毋信？！姦！誠實無腫領的講！阮是包山包海、大細項代誌攏盡腹倒的好朋友呢，連khok仔槌頭頂拄發毛的彼項，阮就相看相參詳過，唉！欲講伊走無去有佞敗害，干焦看考試就知矣，換帖的無佇咧，我欠伊鬥óo-ían，成績差佞爾仔濟咧，老師佞爸母攏講我是因為好朋友無去，心情sàm淡，去影響著功課，無腫領啦！個講按呢在水(tsāi-tsuí)有八九成著咧！上無嘛超過一半！

阿鐵走了後國中彼上尾冬我攏無讀冊，規心佞查某困仔膏膏纏，一个交過一个，後來高中欲吊車尾煞落勾，序大只好開大條的共我送入去台北一間私立的學校，雖然是有錢就有通讀，毋過較成(sîng)是去hông tsang入去內籬仔，管甲夭壽嚴，學生仔計計著蹠學寮，我無咧腫領閣，這種生活是欲按怎過啦，毋才開始綴人佇十點學寮電火切hua，寮母巡房了後就peh窗仔、盤圍牆出去，尾仔蹠KTV做少爺，日時就佇教室補眠，無腫領的啦，我是練甲會當坐直一身若祀佛睏交睡(ka-tsuē)，出業了後當然嘛損破學校「保證考取大學」的kháng-páng，阿爸按怎罵、阿母按怎唸，我都無愛去補習重考，嘛無個的同意，就閣走來台北揣頭路，高中的學歷，閣無學技術，拄起khiàn嘛是閣去做少爺，是後來有人客看我好跤手，問我欲去個飯店作穡無，我才改途的，自按呢換頭家無閣換頭路，無腫領ooh，今飯店我蹠過四、五間矣，想講大飯店較有制度，凡勢做較會久長，有按算欲佇遮好好仔蹠。

若講初初知影衝甲半天懸的大色藝人Carry-on本名叫呂伯鐵的時我無楞訝(gông-giáh)，按呢我是百面咧腫頷的啦！毋過我攏無隨去揣伊，都人若上電視拍電影，佗一个毋是抹粉兼siat-tooh，妝甲全無成本人，你毋通聽人咧虎騰，講啥物「本人比電視上還帥！」騙鬼袂食水閣，若「七分妝」齊卸，獨獨欲看彼「三分人」，我保證遐的fans絕對袂吱甲若親像予狗姦著；啊！無腫頷的啦！當原初我根本就認袂出Carry-on就是呂伯鐵，呂伯鐵就是Carry-on！等知空都也離個兜徒岫有十冬遐久矣，人的生張嘛無可能攏無變化lih！

閣我生成毋是愛俗人牽網挽豆藤的人，無腫頷啦！我飯店蹠甲好好，雖罔講起來這十冬攏毋捌閣拄過彼款tah-liáp的兄弟仔，想著阿鐵仔，袂竭(khat)根嘛會吐大氣，是講姦我是咧怨感啥貨啦！國中的換帖仔阿鐵敢會當娶來做某siooh？姦！連我都想袂曉這心內到底是咧苦感啥滿。

【三】

《使暗烏》真hit-tooh，毋但佇日本俗香港的戲園放演，閣相連繼提著Cannes俗Oscar的大獎，巴權毋但伊倚股的發行公司卯甲揸奮斗，連做導演的名聲嘛加真敢，伊捌苛頭甲私歧下對我講：「今通世間欲討論電影的頭一个著先講我巴權，我巴權講過的話，就是戲劇的真理！拍戲的攏已經共伊看做理所當然！」我會當按怎想咧？表面上我是俗巴導演坐全隻飛行機，去到佢嘆仔聲攏響甲，親像翼股下的引擎催油大聲âu叫，衝懸閣衝懸，突破白拋拋厚篤篤的雲，佇雲頂迎接阮的，是光艷顯目的日頭，飛行機的金屬機身反照日鬚，親像用璇石造的遐鮮tshioh，啥人會知影，hin內底是烏khiát烏lut，是死犯的監牢咧。

恁定著想做我是食飽換枵，出名兼好額閣咧假哭，假影家已看破世間名利，嚟lak講家已足想欲退出演藝界，我實在無愛閣搬矣！毋過，個當然袂hiù我是欲抑毋。

Lucy斷半紗逝倚來the踎我的身軀邊的時，我真意外，今(tann)的電影十齣有八齣未免得有花齣(hua-tshut)，都這景欲拍啥劇本嘛寫甲真明啊，悲哀啦！電影未曾翕好，發行公司已經用Carry-on從到今上大的露體程度咧做宣傳，袂輸這齣電影攏無戲文、全無意義，獨獨欲賣我的肉色爾爾（哪會知毋但按呢咧），恁嘛知影有的演員會揀戲來搬，若是我無這個權，嘛只好趁場記俗梳妝的排比，共衫pak了了，用黏帶共褲撐固定佇肚尾，予梳妝師佇身軀頂用粉條、粉餅俗蜜粉畫妝，面掠外，尻脊駢俗尻川phé嘛是等咧鏡頭會直直翕著的所在，嘛愛真頂真處理過，了後，就慢一領浴巾，倒佇眠床頂等開工，毋知影女主角是按怎一點仔防護都無做，赤條條就欲來。

照巴導的意思，我佇女主角的身軀邊精神，用手去慢伊，唵伊的面，順伊的面形寬寬仔來佇頷頸仔邊、閣去佇肩胛頭，我鼻著伊甜甜的芳水味，共白siak-siak的被單聊聊仔換(khiú)落，規个人phak起去伊的身軀頂俗伊lā舌，全這段戲是NG欲成十擺，舞甲我滿身重汗，導演才滿意。

第二个鏡頭欲起鼓，對導演喝「camera！」攝影俗錄音回伊一字：「rolling！」，了後巴導閣喊「action！」，我隨就用頂半身共Lucy磕咧，下身做出出入入的動作，Lucy配合嚟拍，細聲仔哼，勻勻仔喘氣，這景有兩台攝影機咧翕，一台用機器手吊佇懸頂翕倒落來，一台佇我的尻川後，無倂久，Lucy就照導演的指示，出力共我揀開，繼手共被單換來慢佇身軀頂，換伊phak佇我的頂懸唵我，伊倚來我的耳空邊的時，無事無白nauh一句：「我真想欲食你」，我也袂赴加想，伊煞覘入去被單勻勻仔唵落去甲下膈，我明明知影這俗一起khiàn導演吩咐的程序koh樣，無料講伊佇被單內，煞無張無持連黏帶嘛共lih-lih起

來，誠實用喙去含，我拄欲喝停，擰頭看著巴導目調對直咧睨(gîn)我，出聲喊講：「按呢真好！按呢真好！Carry-on注意表情，這段欲做特寫，繼續！繼續！逐个攞忝矣，咱通做一睷共這景拍煞收工！」

女主角含帶舐(tsinn)了後peh起身，共床單圍佇下身開咧，用手共發陽的物搵直，聊聊仔坐落，彼當陣我親像神明倚身起khong-bông，煞無抵手，既若是巴導的意思，雖然毋知起致，嘛無法度對逆矣，只好據在Lucy起起落落，無佻久，一種欲對內底從出來的感覺就超過我有法度過(at)止，濺出來的時我的表情也袂用得精差，較免NG閣重來，我忍甲悶憂憂的心情浮頭，he目看Lucy無停歇的動作，一直到導演喝「cut！」

等我款好欲揣Lucy理論，伊煞無看見人影，干焦巴權坐佇門邊咧嘆薰，我氣phut-phut走去伊面頭前問伊，伊頭都無tann，干焦講：「Lucy出錢買的，算是你的債務，你恬恬免加喙！」

有影是恰巴導鬥空的，我是會當按怎？！我哪會變甲遮臭賤，較輸一身傀儡仔！

【四】

阿鐵三月日無連絡矣，雖然逐工攞佇電視頂、佇路裡的廣告裡看著伊，總嘛毋是伊本人，aih-ioh！無腫領的啦！我敢講彼攞毋是伊的「本尊」！彼干焦是穿伊的皮的生份人，就親像「芭比」彼sóo緣投的鬥陣的：「肯恩」，標緻罔標緻，飄撇是蓋飄撇，姦！無咧共恁腫領！彼不過是塑膠的空殼，往往欠實拄實的靈魂！

我實在足煩惱的，伊這站仔樹大kho風，自伊做《意周刊》的封面主角了後，已經風聲謗影傳欲三月日矣，你問我啥物代誌？！姦！你敢看過《意周刊》的冊皮報過啥物好消息？天師壇出鬼閣！「影壇新人Lucy有身，是Carry-on的種？！」哭爸啊！這條新聞比一千粒飛彈對tshian台灣閣較受百姓人注意，幾十台電視、四五間大報紙緊iah緊控，愈講愈激，Carry-on煞直直無親身出來說明，干焦透過經紀公司發新聞稿否認，寫講多謝逐个關心，無腫領的啦！我本底掠做是電影宣傳的手路，今電影後禮拜就欲放演矣，Carry-on煞猶咧tènn生，敢講彼有影是無通辦會的事實？

半冬前我頭一擺佇Rich Gardon飯店恰阿鐵相認，我揀餐車入去，雄雄看著伊的時，是tènn甲真得定的，無咧腫領的啦！一來我是飯店的服務生，當咧做工課，二來，成十冬都過矣，欲共以早的迫迫伴放袂記得，嘛袂用得怪人離經，哪會知伊煞認有出來，poh是我細細聲nauh彼聲「阿鐵仔！」予伊搜著往擺濟濟的記持。

我連鞭敲電話予領班，共伊講我厝裡有要緊的代誌著先走，伊有允抑無？哭爸啦！閣等伊講到東西二七八，我都無咧愁(khám)講！無腫領的啦！我自按呢踎總統套房恰阿鐵仔講起國中時代的代誌。

我講：「鐵仔，我就知你定著會踏著好地步！你這箍毋成猴，做啥物代誌攞是頭殼mooh咧下性命衝，輸嘛peh起欲閣戰，無腫領的啦！我相信你若欲拚欲從，紅毛塗鞏(khōng)的壁嘛開袂贏你。」

伊笑笑無應，干焦直直掠我相。

「我會記得國中的時，見擺攞是我做『六神合體』，你做『無敵鐵金剛』，兩個人走相逐(jiok)欲相偃(ián)，姦！你ooh！贏的時是真臭颯，若輸就毋擔輸矣，無咧腫領的啦！你這馬閣計計毋食認矣hōnn！」

「Hah！烏白講，你！」阿鐵仔笑笑，毋知是按怎，我感覺伊人悶悶懵懵。

「見若好天，咱學校的運動埕是風飛沙塊甲！熱人的中晝時，咱嘛無顧拄食飽，無腫領的啦！我咧管待伊大日虎有佻炎拄佻赤，全款做咱四界行四界走……」

阿鐵仔無事無白應這句，拍斷我的曲柄：「真奇怪，曝甲變做牛奶色，焦燥pit巡的土地，一枝草都無發，連薦去的草枝就真罕看……」

都我毋是彼種會去注意塗跣是牛奶色抑咖啡色的人，話kénno咧無講袂喘氣，姦！欲講落去煞理無話路，人講豬舌搭馬鼻，予伊去啦！我坐佇膨椅頂，規个the對後壁，接一句：「咱彼陣的交情得實是一粒一的。」

叫我欲按怎開喙咧！姦！我舖排遐久，毋就是為著欲問伊這句，無腫領的啦！既若話柄拍折，規氣殘殘共捎起來硬閣砵lueh。

「你彼時陣欲轉學嘛無先通知，tsuann仔做你去。」

阿鐵倚起身，面越對後引，「Mh，向時細漢，毋知感情寶貴啦。」

我聽伊咧腫領！伊閣較越並緊，我嘛百面確定伊咧覘喙。

「姦！我身軀邊干焦你例外，你這籀怪跣！」

無料講伊雄越倒轉，āng聲講：「我無烏白講！」

「無腫領的啦！呂伯鐵！你全款這個tsi-bai仔款！啥物代誌攏毋擔輸！」我刁工激一个歹面腔。

「我無輸！這攏是假的！無準算！」伊小頓tenn，無事無白煞唱：「『不怕刀，不怕槍，勇敢又強壯，打敗雙面人，怪獸都殺光，大家都稱讚，無敵鐵金剛！鐵金剛！鐵金剛！無敵鐵金剛！』」

聽伊pōng-tùt唱「無敵鐵金剛」的主題歌，我煞愣去，若親像跋落時間的深坑，做一下倒去到國一的日子，袂khat根倚去，共伊mooh俗咬。

彼時陣阿鐵用喙唇含我的耳珠，輕輕仔nauh：「恁飯店的制服誠厚誠硬戕(tshiānn)，你敢無欲共伊褪起來？」

我攬伊牢牢，無腫領的，一粒心直直溶去，衝入去肺管，躑(nng)起去鼻管，姦，彼味鹹鹹酸酸，去佇目睷煞激做目屎輾(lin)落來。

【五】

彼齣電影演煞了後，原底就排一段時間歇暈，閣因為拄著Lucy的代誌予《意周刊》報一下，變做全台灣上大的新聞，講也奇怪，恁敢無注意過，《意周刊》的記者，若親像是記者的記者，個差不多逐期的內容，攏予電子恰平面媒體收去閣再利用，袂輸媒體的資訊生產嘛有分頂流、下流，《意周刊》佇水頭，個犁頭陣，別的媒體就綴咧颯旗喝咁。

颯旗喝咁的結果，這斗是掠我做銃靶，眾人伊話一句，你衝一注，無奈何(ta-uâ)我只好親像敗兵，共家己屈佇城牆倚懸懸、城門關密實的所在，暫時無恰外界tsih接，等勢面變化才看按怎扭掠。

恬恬一个人踮佇台南育樂街一間朋友開的舊冊店樓尾頂，是pha-pha-lá鼠(paparazzi)嘛揣我袂著的所在，總是《意周刊》消息欲出來彼前一禮拜，Lucy來揣我創曲柴的場面，若親像是我頭殼內底的老忠實噴泉(Old Faithful)，bùn酸苦的泉水，是艱苦的記持，毋知有幾擺，我足想欲共窗仔門挽(thuah)開躡落去，是想著阿母，我無法度過心，我無才調放心。

Lucy彼工恰我約佇經紀公司，干焦阮兩人佇會議室，伊共我講伊有身矣，欲愛我恰伊辦結婚登記，佇佗一國辦由在我。

「你若誠實有身，嘛明明是出佇你的毋著，我嘛無按算欲追究，囡仔你欲提掉也好，欲生落來嘛好，總是袂用得用這來威脅我！」

「大明星！我會先來揣你參詳，是足予你面子的呢，你口氣愛注意，閣較毋通未曾開始就想欲卸身離，無者，仙屎毋食，莫怪我株(tu)乞食屎予你！」

講無兩句，巴權煞雄雄開門入來。

「伯鐵，你就允伊啦！算是替你拄寡數！」伊一下入門就講按呢。

「這算啥拄數！」我是氣甲pōng心，「巴權！你哪會使遮超過，恰伊鬥空，連這款代誌嘛欲出賣我？」

「伯鐵！你是咧大聲啥貨啦？」巴權寬寬仔對siat-tshuh的囊袋仔共柴做的薰盒提出來，抽一枝薰點著，「欠人的短人理，你敢無聽過？你若是想欲緊共欠Tha-khé-òo的錢還予伊清，就歡喜有人欲替你出頭才著矣，人Lucy提億五出來呢，通予你減拍幾若支電影矣，你毋著愛共人說多謝，」伊共薰用倒手指tsáinn佻中tsáinn挾咧，無意無意共Lucy的腹肚liòh一下，「閣較免講，人已經有你的困仔矣，你做一个查埔困，遮無擔領，傳出去是啥款風聲？」

「巴權！」我感覺一陣燒氣「hòng」一下衝起lih到頭殼頂，即時面燒燒頭眩眩，「彼明明是恁拍通套共我設計的，你閣敢……」

「你共我恬去！」巴權出力共薰射跔塗跔，「無用寡手段真正無法度共你教乖呢！好啦！就先予媒體來報一站仔，哼！橫直是拄好替咱的電影做宣傳，總是你毋通袂記得，我巴權手裡有搨你的頭髮尾佇咧，你無欲合作，毋是干焦名聲的問題，就算你毋驚去坐監，嘛著小帶念恁媽媽。」

叫我欲按怎咧？今毋但是無「無愛閣搬戲的自由」，煞連家己的身體、靈魂嘛著做伙出賣予一段硬tu來佇面頭前的婚姻，Lucy面仔笑笑，風siak-siak綴巴導行出房間，我是規个人起冷，跔(khû)佇壁跔，頭mooh咧毋知欲按怎是。

無允個，閣著據在個佇媒體畫烏漆白，想欲抵手！欲抵手？毋過彼个影片，煞親像跔鐐手铐，我不過是一隻hông箍領的鷓鴣（lôo-tsi）。

【六】

Hóo！無腫領的啦！若毋是佇樓跔lobby無張無持去聽著副理佻總務組長咧講話，我在水是事後才佇電視頂看阿鐵仔開記者會的錄影，彼都記者會毋，若毋是記者，閣毋是有交枝連的單位佻个人，是欲哪會知啥時佇佻位有記者會欲開啦！

時間是今仔日下晡四點，靠我是飯店員工，閣熟飯店內底的通路，我暗靜仔覓去會場看佈置，有瞻(siam)著拄印好欲排佇招待處的新聞稿，「Carry-on佻D&H聯合記者會」，主要的內容是：「Carry-on經紀公司宣佈佻Universal和Dreamworks的合作案，欲拍一齣結合真人佻banggah的科幻電影。」

阿鐵仔欲向Hollywood出兵矣呢！是講伊人消失三月日，第一擺出來面對媒體，我想記者會定著會反調，直直追問伊佻Lucy的代誌，可憐代，姦！無腫領的啦！我有影足煩惱伊，袂khat根想欲替伊，莫予伊去面對彼款山崩地裂的壓力。

「巴權？」我無意中去看著今仔日代表D&H出席的董事的名，哭楞，這敢毋是長期佻阿鐵仔合作的蓋(kài)出名的導演，原來伊閣兼阿鐵的經紀公司的董事ooh，按呢嘛是股頭內底的一粒也kú敢。

阿鐵有較瘦，毋過全款遐緣投閣定著，較慘是水果日報的記者白目，誠實無事無白唱彼句：「Carry-on！請問Lucy腹肚內的敢真正是你的困仔？你敢願意驗DNA？」

我看阿鐵面雄雄慄青，閣連鞭反白，就知屎桶開花矣！無腫領的啦！我心內干焦想一項：我欲去闖伊，我欲去救伊！緊欲闖對地下插車場的近路，欲出門口進前，有聽著阿鐵的聲對mai-khuh放送：「我無愛閣搬矣！我無愛閣搬矣啦！」佻會議廳暴其然鬧tshai-tshai的聲。

一下入停車場，看著門邊一台烏的Biàn-luh的箱仔車，車門頂一逝白字「D&H」，我無加想，隨對門邊的糞埕籠清彩捎一疊舊新聞紙，硬死共tsinn入去車的煙筒管擠予實，姦，有影無腫領的就著，我嘛毋知我彼當陣哪會遐精光！

聽著溜籠「tiang！」一聲，我知個落來矣，我緊一手擰袋仔內飯店接人客去飛行機場的車鎖匙，那走去開車，tshím發振動，車頭燈全著，喇叭大力共tshih靈「ponn～」吼長聲，阿鐵恰D&H一陣人全越頭看我車催油闖對個去，驚甲相賽走走散去，無腫領的，我共han-tōo-luh出力紡落去，擋仔踏死，「吱～」一聲駛來阿鐵頭前，開門共喊：「阿鐵！是我啦！緊入來！」poh是阿鐵驚一下有清醒過來，伊坐入車，我油門隨蹺到盡磅phe出停車場。

「青碰白碰做按呢，個應該會綴來！」車拄出停車場，看著街佇兩棟大樓中央得欲跋落的柑仔色日頭，阿鐵隨講。

「個車發袂行，欲綴嘛綴無路來！」

「是按怎？」

我無應伊；Aih！無腫領的閣，三月日無消無息，看伊hóng蹣躑甲按呢，我知阿鐵的做人，這在水是有人咧共伊漬汰啦，我足想欲知影姦個娘是啥人咧為非糝做！

「鐵仔，你老實共我講，個到底是咧變啥蠔！」

阿鐵面憂面結，sim一晡久才講：「彼應該是我的困仔無毋著，毋過，是個設計我的。」

「設計？都無咧腫領閣！鐵仔，設計是欲設計阮這號滿鼻的，你是大色藝人呢！人求你毋才較sīng，是欲按怎會當共你欺負甲按呢，袂輸tshih佇塗跂食塗咧！」

我車出飯店了後隨倒幹中華路落南，今倚下班時間，若駛去車頭彼引是穩當會去窒佇車陣裡的，阿鐵無應話，干焦坐咧毋知咧想啥，車駛來佇和平西路口閣倒幹了後，無久隨跔莒光路口躑翻頭行倒引向，第一條巷仔正幹就pha佇路邊，這個位仔真iap-thiap，佇這搭仔倚家的人下班駛車轉來進前，定著有位通暫停。

「這代誌inn-inn纏纏真儂拆白，總講一句，個有才調共我落監，閣提阮阿母做威脅，我猶揣無步數通抽脫咧。」阿鐵總算是出聲矣。

「鐵仔，你共我講，我替你想辦法！」講了，姦！講了我家已煞歹勢歹勢，我是算啥跂數？一个飯店的服務生，姦！無腫領的啦！為著阿鐵上刀梯落火海我嘛欲去，毋過，彼究真是啥物款事路，thài-thó會遮儂扭搨？

總是阿鐵恬恬無閣講話，無腫領的啦！兩個好朋友欲會總是較歹勢用求的抑用逼的，較好恬恬仔坐咧等看覓，也阮有影坐欲半點鐘久，伊一聲講想欲先轉去歇暈，請我共車直接駛去溫州街個兜，另工仔伊欲家已來揣我。

【七】

欲叫我按怎講會出喙？對伊，我檢采是無驚失體面，毋過真無愛伊牽涉入來，真驚伊為著欲贊我，tsuann仔去受著傷害。

伊駛車送我轉去的路裡，我有幾若擺想欲盡腹倒，見若話來佇嚨喉蒂仔遐，煞攏即時袂開聲，吞話吞甲kénn胙，袂khat根嘔嘔出來，結果出喙的，嘛毋是替佇心肝底的真張話。

「自由毋是理所當然的。」

「你講啥？」

「咱攏想講若起堅心，自由無久就會來佇咱的目睷前，hah！毋過十冬後的自由敢猶是自由？十五冬、二十冬咧？咱有佹濟人有四、五个彼號十五抑二十冬？」

「鐵仔，你講話莫按呢躑鹿角啦！無腫領的，你賣貓照實講，是啥人共你欺糝？」

「若死咧？死是有決心就會死，哲學者講彼是咱人袂剝削得的權，精差無確定死敢換有自由？」

「姦！阿鐵！你有影愛緊轉去歇暍矣！連痾話你都提來練甲有一字八！有啥物困難，就準全世界齊欲恰咱對敵，咱嘛猶通想步想路，無遐緊聽割聽繕咧！你敢袂記得矣，咱是『六神合體』恰『無敵鐵金剛』的組合，是全宇宙上蓋厲害的呢！」

伊話講甲遮，若親像去予啥物嗝(tsák)著，「而且，姦！呂伯鐵！你莫tènn毋知，我明明知影你猶會記得，無腫頷的，咱有咒誓欲永遠做伙的，莫講十五冬、二十冬，三十冬、四十冬我嘛……」

我越頭看著伊的嚨喉鐘仔sìm咧sìm咧，我知影伊咧共倒溢的目屎吞入去腹肚，我自來毋捌看伊佇我的面頭前哭過。

「一个人若是會當一世人堅持一件代誌，攏無改變，彼是……彼是……」我雄雄揣無對佢(thìn)的字詞。

「是啥？」

「彼是真偉大的。」

我話講煞，恬恬仔共目調kheh落，面頭前浮出hiàng時阿母擡篋仔叫我跪咧的情景，心內艱苦甲，今彼枝篋仔敢收去矣？或者是，我猶原著共這個講袂出喙的反背繼續落去，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……死了後，敢就會自由？

「伯鐵！你共我跪hōo好」彼个禮拜暗時九點外，阿母拄下班入來厝裡，無事無白歹衝衝，我真罕得看伊遮爾仔受氣。

「伯鐵，恁老爸人無爽快，無法度好好仔教你，阿母為著欲維持這個家，逐工無閒，但是，這並無代表你就會使亂使來！」

「阿母，是啥物代誌？」我tann頭看伊，猶稍無頭總。

「你……恁昨昏下晡佇房間……」阿母講甲遮煞著交tsák越頭看對邊仔。

拜六下晡，阿母敢毋是陪阿爸去病院？伊敢有轉來過？

「兩個查埔困仔，按呢生敢會看口得？」阿母無才調目調對直看我，聊聊仔行去坐佇椅鼓頂懸，「這若予人知，你叫我恰恁阿爸是欲按怎見人？」

「Mah！阮也無按怎啊！」

阿母猶原無看我，繼lueh共頭恰面bī佇兩個手蹄裡，講話的音聲冇冇。

「伊的褲坎(hiat)踎眠床跂，kō甲攏恁的物件……」

聽阿母按呢講，我tsuann仔扁喙，借內底褲予伊，伊穿來的煞紮無去？！

「咱下昏暗就欲搬去台東。」阿母無頭無尾出這句話。

「搬去台東？」我聽著真楞訝。

「咱欠Tha-khé-ò的錢利絞利，阿母按怎拚勢，嘛趁無利錢咧長，較莫講閣有你的讀冊錢，恁阿爸的醫藥費，」阿母講甲遮吐一口氣，「Tha-khé-ò已經放刁欲對咱不利。」

「阿母！我欲出去一下！」

「你共我擋咧！」阿母雄雄peh起身，āng聲詈我，「你若敢閣恰彼个毋成困仔有交插，做老母的就死予你看！」

我驚一下，待佇遐毋知欲按怎。

「入去款物件！連鞭欲起行矣！」

阿母講欲死，毋是咧嚇我，我到台東了後，有寫批欲共伊講因由恰新的住所，毋過，批未曾寄就去予阿母搜去，彼暗，我插阮阿爸坐救護車送阿母去到台東基督教病院，為著

欲納彼擺的掛號俗藥錢，害阿爸拖老命去共未曾熟似的厝邊借，隔轉工，煞換阿爸一直嘔紅，送去急診室了後就無閣轉厝。

這世間我獨獨賸(tshun)這個阿母通有孝矣，閣再講，我不時會感覺有愧，若毋是我無聽阿母的話，凡勢阿爸袂遐緊過往。

毋才彼暗我會變做一身傀儡尪仔，巴導叫逐个攏先轉去，講伊欲俗攝影師參我收煞，共上尾彼个鏡頭翕了才走，都毋知伊會用真刀換刀肉會倒勾的道具，交我俗對路裡揣的，有路無厝的赤跤羅漢對戲，「action！」了後我照劇本衝去出力共刀揆(tùh)入去臨時演員的胸坎，欲收手的時才發覺抽刀袂行，肉含刀肉、刀銜咬肉，等出力扭倒出來，血像噴泉濺甲天房遐懸，伊人若歎風的oo-lín-gióo（人形）消風un落去塗跤。

「Tha-khé-ò! Carry-on 劊死人矣liooh，你有共攝hōo斟酌無？」我驚惶都猶未坐底，煞聽著巴導向攝影師講遮的涼khiang仔話。

Tha-khé-ò共拍烏帽仔摘落來，行來我的面頭前，彼是我頭一擺看著伊本人。

「呂水泉个困！初次見面，欲考你一條數學，五百萬的數，年利五分，十冬後母錢交利錢是計共佹濟？」

我倚佇遐愣愣。

「欠債煞走人，照理著罰，我有先品年利著閣加五分。」伊目睭對直gîn我，「是講，父債困還有有孝，我通減你一分，閣你真好膽敢出來搬戲，搬甲遮出名著，閣減一分共你恭喜踏著好地步，敢好？」

我窮實毋知彼到底是佹濟錢，毋過伊按呢kòng角，無字無譜，我無可能允伊。

「Tha-khé-ò，你趁這號鼎kám浮的烏心錢，敢毋驚報應？閣再講，我嘛無遐濟錢通還！」

「Hah hah hah！報應？你先煩惱你劊人的報應按怎？是欲踹內籬仔食免錢飯，抑是欲規氣去刑場收一粒塗豆一命賠一命？」

「恁按呢設計我，敢就攏無責任是毋？」

巴導原底sîm佇邊仔無插話，今雄雄出聲：「呂伯鐵，人是你擇刀劊的，阮的責任敢會較大你？」伊那講那奸臣仔笑，「阮嘛無想欲為難你，干焦欲愛你乖乖仔搬戲拄數，予阮做你的中人，阮會盡量替你刁價，看你的債務有通較早明白無！」

「是啦！」Tha-khé-ò接喙，「你今當紅，頂禮拜煞共媒體講你想欲退休，拜託咧，我才拄揣著本名呂伯鐵的 Carry-on呢。」伊khînn倚來出力共我的手骨搨咧，「你想講你趁飽矣，哪會無想著欠我的數？Heh heh！毋通袂記得ooh，你會使無驚坐監，嘛愛知你無擔領的結果，就是逼我去揣恁老母討！」

「恁莫去磕著阮阿母！」

電鈴咧霆，昨暗無眠，人siān-siān神神，彼電鈴聲聽著若世界的盡尾傳來的叫聲，巴導俗Tha-khé-ò已經倚佇外口，樓跤警衛熟似個，叫個直接起來。

「伯鐵仔，我就知你袂烏白走，你明明毋是無責任感的人。」巴權那行入門那講。

「放心啦！你俗Lucy去加拿大結婚的代誌，外口無人會知影，我共你保證，遮的阮做中人的一定會共你排比甲好勢好勢，閣來你干焦會直直紅落去，衝去甲天頂的天頂！」Tha-khé-ò假虔笑，對膨椅做伊坐落去。

「我無愛閣搬戲矣！」我心頭掠定一字一字講。

巴權俗Tha-khé-ò一个倚一个坐，掠我金金相，「你是咧練啥痾話！你愛知影，明年你就是國際大明星矣呢！」

我共几桌奔起來，出力抨對露台迴外口的玻璃，「khiang！」一聲玻璃破去，保全警報即時震甲會tsô人。

巴權個兩個人有驚著，有一睏煞無講話。

「莫遮衝磅！少年人就是按呢！」Tha-khé-òo目頭結結講這句。

「『不怕刀，不怕槍，勇敢又強壯，打敗雙面人，怪獸都殺光，大家都稱讚，無敵鐵金剛！鐵金剛！鐵金剛！無敵鐵金剛！』」我嘛毋知是按怎，煞雄雄開喙大聲唱這條歌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一直唱……

看對樓跔，我看著昨暗送我轉來的車猶停佇遐，伊檢采是掛心我，欲確定我無代誌，總是毋敢攪吵我，欲等我去揣伊，揣伊拆白是按怎十冬前會無消無息放伊做我去，拆白講我今是受啥孽腹，哪會無欲予伊鬥相共，好，我欲去揣伊說予透流！

「坐落來！伯鐵！」巴權āng聲喊我。

「我無愛閣搬矣！」我無哭嘛無笑，寬寬仔向玻璃破去的彼位倒退，我知影破去的玻璃有承著早起時的日鬚，tshiō出五彩的光，是《啟示錄》裡天城用珍珠做的門。

Tha-khé-òo佢巴權齊倚起身，欲揣機會過來共我掠咧，毋過我干焦愛欲放，就準彼个自由無百分百的確嘛無打緊，毋才會翻身做我liòng出去，親像烏仔飛出籠仔，外口的風燒ho燒ho，我知影我已經自由矣，碧玉的城牆、清亮純金的城我攏無愛！獨獨無想欲閣做演員！

【煞】

創作理念

【台語】

人活佇世間，加加減減親像演員，聖經有一句話講：「因為阮成做一棚戲，予世間，佢天使，佢人看。」（林前4:9；Barclay），其實演戲的毋是蠢，較濟時tsūn是姑不而將，社會的意識型態霸權、看袂著的運命咧弄獅頭，人若欲走tshuē自由，敢毋免代先想看自由是啥物。

主角呂伯鐵這個名，是取英語liberty相倚的音；也題目kiám-tshái嘛通解做：Hóng窘逐的自由。

【華語】

人活在世上，多多少少就像演員，聖經有句話說：「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。」（林前4:9；和合本），其實演戲的人並不傻，更多時候是出於不得已，社會的意識型態霸權，看不見的命運操控，人若是想追尋自由，難道不該先揣想自由究竟是什麼。

主角呂伯鐵的名字，是取自英語liberty的諧音；因此題目或也可解做：受壓迫的自由。

劉承賢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

